传奇

苏东坡大江东去般的酿酒豪情

彭桐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但他从不贬低自己，在每个谪居地都过得有声有色。

东坡不仅“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常获“唯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其书画，也因酒而出神入化，有一次“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才有了那帧著名的《黄州寒食帖》。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为老师的画作题诗：“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酒贯穿于苏东坡的生命和妙笔之中，我行我素的饮酒之乐之妙之趣，毫不亚于“斗酒诗百篇”的李白。

绍圣四年（1097），从惠州谪行儋州途中，苏东坡写了《浊醪有妙理赋》：“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查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座中客满，惟忧百咳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

此赋的标题借用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里的句子“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意指酒的妙处让人忘却名利得失。赋中酒的浊与清，点明酒味与人心相对，醉中能识人品高低。可以看出，酒是他内在性情的外在寄托。

写此赋是为说明喝酒有理，也藉此来劝别人喝酒。任颍州太守时，东坡就曾摆酒规劝陈师道重新端杯写诗。

苏辙深知兄长对酒的痴迷，故在其痔疮发作，痛苦不堪时，劝他效仿陶渊明止酒。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在《饮酒十二首》自序中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待客时“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作客、自饮和待客都必醉。而正是“平生不止酒，止酒情不喜”的陶渊明，却也写了《止酒》诗，要戒酒养生，“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在《和陶止酒》诗中，苏东坡叙说了兄弟俩同贬南方的人生失意，在隐约见到过海渡口时宽慰弟弟，虽将南北隔海相望，但也应有各自人生所需。虽因时运变化，与造物同盛衰，处穷途末路之中，但凄清没有完全消磨他们的生活情趣。

苏东坡还将二人行程作了酒意般的比较：他和弟弟分别贬为琼州和化州别驾，各在儋州和雷州安置；他带着小儿苏过，弟带着侄儿苏远。东坡还将弟媳史夫人比作著名的贤妻——东汉梁鸿之妻孟光。而东坡的两任妻子，分别在1065年和1093年去世，故他说“我室惟法喜”，意指现在没有妻子跟随。

苏辙读了哥哥的诗，很是感慨，想到兄弟俩都进入晚年，艰辛重重，虽在岭南各遭重贬，但相逢总是喜事。兄长因酒染恙，只有求戒酒才是祛病之法，该想到的也不光是戒酒，闲杂事务也该停下了。不再祀杜康，当供奉的应该是长生不老的仙人安期生了。于是当即和了一首《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

或许苏辙也知道，往后更加凄苦的日子，要想哥哥遇上安期生，拥有一笑千万年的佳境，没有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眼下互慰的话不得不说，穷困得无酒可饮时，哥哥照样会自己酿酒。

在人生3次大流放之地黄州、惠州和儋州，苏东坡都显露了酿酒的才华。

苏东坡先是品尝了赵令畤送的，洞庭山上柑橘所酿“洞庭春色”酒，觉得色香味俱佳，接连写了诗文和赋，两年后便用松脂、松花和谷物，自酿了“中山松醪”，此酒甜中透出松香的微苦气息。

苏东坡喜欢甜食，贬居黄州期间，因官方严禁私酒售卖，难以喝到当地用谷物酿造的“压茅柴”白酒，则按西蜀道士杨世昌所授，用蜂蜜酿制低度且不在禁售之列的蜜酒。他用诗词详细描述蜜酒发酵过程，还怕酿造秘籍失传，特地写了《蜜酒法》小文。有人来探望，他还一首首地写“蜜酒歌”。

贬居惠州时，苏东坡又从几位道士朋友那里，获得酿制桂酒方子。酒在酿中他就写了《桂酒颂》，酿熟后又写《新酿桂酒》。闲时搜罗史上大堆酒名，发现唐代名酒多用“春”字命名，想到自己住在罗浮山下，便将自酿的酒取名“罗浮春”，并在《寓居合江楼》等诗中自行“注册”，还有意推广“罗浮春”衍生酒品系列。后与道士邓守安等同饮大醉，说是得到神仙所送酿酒秘方，又以追求真一之境，将新酿酒取名为“真一酒”，同样连连写“真一酒歌”。

贬到儋州后，度日艰难，日常更是缺酒。苏东坡喝了当地挚友潮州人王介石、泉州航商许珏所送的一点“酒膏”，感激万分，当场写下了《稚酒赋》，记录了潮州的酿酒古法：“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

此外，在来海南的第3年——元符二年（1099年）过年之前，他还自酿了一次天门冬酒，喝得醺醺大醉。只可惜，这“天门冬酒”不像彼时他酿制并力推的蜜酒和桂酒那样颇有影响。

不管在哪酿酒，酒味如何，苏东坡一应敝帚自珍，自夸不已。说所酿蜜酒呈玉色，非人间物，香味超然，“三日开瓮香满城”，惹得其门生秦观也跟着赞美“蜂蜜而今酿玉液，金丹何如此酒强”。

弟弟苏辙作诗相贺，还如法炮制，酿出蜜酒送人。不过，哥哥酿成只需7天，弟弟却酿了1年有余，味道自然不同。苏东坡把其所酿桂酒夸得神乎其神，说他喝了此酒皮肤红润，简直能御风而行，赞其为农时按神授所酿真一酒，如同驸马王诜家酿制的“碧玉香酒”，早晨喝了满面红晕，春风一吹，酒气则入骨髓，会逍遥得“终身不入无功乡”。

据说，苏东坡去世后，有人向其子苏过讨要“蜜酒”和“蜜柑酒”秘方。苏过说，家父所酿蜜酒并无特别之处，蜜橘酒的味道就像屠苏酒。另据说，有的朋友喝了苏东坡所酿蜜酒常闹腹泻。

对于“眼中无一不好人”的苏东坡来说，所遇和所酿无一不是好酒。他曾在《饮酒说》中言“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自酿酒，符合自我审美取向就好，而且不管酒味如何淡薄、恶劣，皆能陶然自醉，按照他的逻辑，“饮酒但饮湿”——别管味道怎样，是液体就行。

■粤梅 摄影

岁月霓裳

绰号，乡土文化中的人文奇观

蒋胜达

绰号，又称诨号或者外号，是指人的姓名、乳名、表字、笔名之外的“别名”。它根据人的品行、声望、个性、本能、外貌等特征而得名。

老家蒋家村素来尊师重教，崇文尚学，历代人才辈出。就是世居故乡的村民，说说口头禅，取个绰号也算得上一绝。村里的祖辈、父辈以及我的同辈中，少说也有四五成的村民有绰号，当然以男性村民居多。

绰号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昔日村庄大，人口多，信息传递不是很灵通，给小孩取名多有雷同，成年后自然以绰号来区分。在饥寒交迫的旧社会，小孩难养大，父母就给孩子取个“阿猫、阿狗”的小名，以利顺顺当当长大。村里的“阿毛”就有长脚阿毛、矮脚阿毛、邋遢阿毛、阿张毛等18个之多。

这许许多多的阿毛，随之而编撰的“阿毛婆，拆破布，一拆拆到半夜过……”“阿毛嫂，割茅草，猪油白糖炒年糕……”的故事和顺口溜，也成为茶余饭后戏说调侃的谈资。

绰号传达着人们的溢美和贬毁。村坊上标致的女子，就给她取绰号龙凤花、小白菜、白牡丹；身材魁梧、个子较高的几个男子汉，冠以阿渠长老、忠柱长老、丁财长老……。村里经常上山打猎的几位猎手，被直接冠以兽名，景财老角麂、志雪野狸、汉才毛狸等。

以动物、昆虫取绰号的更是五花八门，在名字后面加个什么小老虎、老雄鸡、孵鸡娘、老鸭、大鸡蛋、芋艿虫等等，无所不有；还有名字后面加个汤罐、夜壶、炭庄、香泡、鬼话的，比比皆是；更有什么皇帝、小花脸、嬷嬷、娘娘、和尚、师爷、老巫等戏剧舞台上的称谓，也都用得上。

绰号都是别人取的，而那些贬毁之意的绰号，一般很少在本人当面称呼，只在聊天谈及别人时，大多不提真名，而惬意地拿绰号代称。虽说绰号有时不够尊重，但叫多了、听疲了，人人也就习以为常。

绰号，也许反映了一个人与众不同的特点和特征，或许同姓同名的比较多，便于识别、记忆吧。外来人到村里打听一个人，要说真名，恐怕不知道你到底找的是哪一位，但只要问起这些绰号，乡亲都知道你找的是谁，家住哪条弄、哪个台门。

一次，我在富阳日报社徐副总编那里，办公室进来一位女记者汇报工作。徐副总编说：“这位记者也是蒋家村人，你的老乡。”我不认识这位记者姑娘，便问：“你是谁家的女儿？”她说了父亲的名字，可离开老家50多年，我对年轻人都不熟悉。

她看我有点发呆，坦然地补充说：“我是阿套西施的孙女。”“哦！原来你是福桃伯的孙女，你家老房子就在祠堂上面的高踏步上。”一听绰号，我便恍然大悟。

村坊上很多绰号的背后，还蕴含着许多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本金老太婆”吧，一个高挑帅气、聪明活络的男子汉，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叫他“老太婆”。这让我一直迷惑不解，在一次与胜梁弟闲聊中，才知道了他父亲绰号的由来。

原来，本金的阿婆以前在自家的屋里开了爿小店，外间是店面，内间是厨房。小本金七八岁就跟阿婆在小店里玩耍，有时也搭个手、拿个货。每当烧饭时节，来买油盐酱醋的邻居多，来人进门就喊：“老太婆，买半斤盐。”“老太婆，给我打二两老酒。”阿婆忙于厨房烧饭炒菜，或许没有听到，顾客呼喊几声“老太婆”，阿婆没出来，先跑出来的总是小本金，久而久之，年少的本金就被冠以“老太婆”的绰号。

村里还有“两碗汤”“两块肉”的绰号，人们都是用绰号打招呼，很少直呼其名。92岁高龄的“两碗汤”，真名叫蒋炳荣，家中三弟兄一个姐姐，他排行老小，父母早逝，从小靠大哥大嫂接济抚养。可大哥家生活也并不富裕，常常吃的是番薯粥、菜泡饭、南瓜汤之类。邻居经常要拿小炳荣调侃：“炳荣，今天吃什么啦？”炳荣回答说：“两碗汤，一碗粥汤，一碗菜汤。”这样，“两碗汤”的绰号就在村里传开了。

我们生产队有个社员叫蒋关录，大家都叫他“阿六和尚”。而他年纪轻轻，也从未在寺庙呆过，怎么绰号称他和尚呢？关录家就在溪坑边，夏天炎热，少年关录整天就喜欢泡在溪水里玩耍，每当头发湿淋淋地回到家，免不了父母的一顿打骂。他干脆就去剃了一个光头，这样从溪水里上来，头一甩就干了，穿上衣裤回家，可以瞒过父母的眼睛。从此，同伴们就开始戏呼他“光头和尚”“阿六和尚”。村里像取“某某和尚”绰号的有五六个，恐怕都不外乎经常剃光头的缘故吧！

绰号也是一种文化，它是我们民族特殊的审美情趣，也是一种民间文化的积淀。在文学作品中，绰号也是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是使用绰号最多的文学作品，梁山108条好汉共有110个诨号。看过《水浒传》的读者，对梁山好汉的诨号，往往过目不忘，耳熟能详。

■毛毛 摄影

新格言

有的邂逅是留给铭记的

范中超

曾邂逅一份感动，尽管已过去多年，可留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份恩情，却不曾淡忘。慢慢打开时空穿梭的阀，思念如泉，往日一幕又悄然浮现在眼前……

那年，我在陈楼中学读初中。学校离家不算太远，像同村人一样走读。那时堂哥在校任教，他可以为我买到饭票，在糟糕的天气里，可以偶尔去教师食堂。这食堂不对学生售卖，每次买饭，都要面对食堂领班的一番“刁难”。脸比纸薄，太多的时候，回家吃饭是我的首选。

那年的早春时节，一场雪雨过后，校园里寒意料峭。通往食堂的路，再次变得泥泞不堪。我没有选择回家吃饭，可那天竟没见到食堂领班，买饭还算顺利，端上饭像做贼似的，急匆匆地朝教室走。我一再试图不让双脚踏进泥水里，可脚上的鞋子依然湿透了，农家子弟，这也早已是习以为常。

饭后正坐在教室里，一位老师来找我。他个头很高，头发已花白，我知道他就是众人尊敬的田校长。在我的记忆里，他对同学们总是笑呵呵的，满脸洋溢着慈祥。作为校领导，尽管不用代课，但若哪位老师有事请假，大多数时候，课堂上总有他的身影。印象中，他就为我们代过汉语语法课。因为担心大家听不懂，他总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解。

作为一校之长，他竟然会来教室里找我，突然间让人多了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你看这么冷的天，你的鞋都湿透了，不冷吗？你过来跟我去，看看那些鞋是否你能穿？换一下别冻了脚。”

听了田校长的话，我连忙说：“没事的老师，不用换的，没关系的。”

“走吧，没事的，反正那些鞋也没谁穿……”就这样，在田校长的劝说与命令下，我跟他来到南边的一间办公室。那里放着几双网球鞋，我试着找了一双尺码相对小点的穿上，尽管鞋子不算新，可穿上干爽的网球鞋，我的心还是涌出更多的温暖。

没想到，作为一校之长，那么多的学生，他竟把一份关爱给了我这个小不点，他一定是把寒天冻地里的同学们都看在了眼里，看见了我从泥泞中回了教室吧。

想那时，我真的很感动，自父亲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动。在那样的天地之间，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好好学习，以自己的行动，来默默地表达对田校长的那份感激之情。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然而，世界却总是给人留下更多的遗憾，还没有来得及对田校长好好地说声谢谢，在我上高二时，却从县广播上听见田校长不幸去世的消息。

他倒在了学校的会场上，却在同学们心中树起一座丰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全县都在传诵他的事迹，我想起那双网球鞋，眼泪禁不住从脸上滑落……

教师这个职业，有一种快乐，是所有职业都不曾经历的。那是这种职业特有的，用了付出爱心的方式而收获的，见证孩子们一天天成长的快乐。

犹如欣赏花开的快乐。

亲眼看着孩子长大，算得上人世间少有，却引以幸福的事件之一。教师的奢侈之处，更是不止看见一个孩子长大，也不止看见一批孩子长大，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教师每天的注视与呵护下成长。这真是令人羡慕的、独有的快乐。

幼儿园的孩子，从不会好好吃饭，不懂集体生活，慢慢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懂得获取中的谦让。“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点滴的变化，教师比家长还要清楚。教师每天都记得，孩子摔了几跤，哭了几次，画了什么画，唱了什么歌，描述得出孩子午睡口水的颜色、规模和流向。

从启蒙到开化，小学生刨根问底地“十万个为什么”，家长被自己的一个孩子都问烦了，而教师面对几十个“自己的孩子”，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每年假期结束，当家长庆幸“神兽归笼”的时候，教师们不得不一下子接纳满血复活的亢奋小鬼，并且使出十八般武艺在最短时间内将他们一一安顿，难度不亚于导演一部长篇的剧本。

中学期间，是人生中的叛逆期。有了中学生，家中很可能变为战场，有时导弹横飞热战，有时寂静无声冷战。当“敌我双方”难解难分时，教师往往微笑着指导家长与学生如何安全走出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这一战。尽管家长的嗅觉保持雷达般的警惕和敏感，多数情况下，教师总是先于家长发现学生偷偷恋爱，并且乐于充当爱情导师。

大学老师面对的，不再是刚刚出壳的毛茸茸小鸡，而是绿油油孕穗的麦子，听得见“嘎嘎”拔节的响声。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教师陪在已经长大、尚未成人入世的学生身边，护送学生选择道路继续前行。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每片叶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精彩。教师手中掌握着一把钥匙，学生打开书籍的同时，教师正打开学生的世界，并阅读孩子的内心。

有人说：“青春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但这种快乐往往完全是因为它充满着希望，而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或逃避了什么。”教师所遇皆青春。青春美好，遇见者同样美好。职业，让教师延长了自己的青春。

“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的赛跑。”为了人类的明天，教师在学生心田撒播理想的种子。这是一块多么大的田，无边无垠。从出生到终老，如果一个人的田有一亿棵秧苗，最终顺利生根发芽长大收获，其中教师亲手栽种的应该不下一万棵吧？这一万个日长夜大的新鲜水嫩的生命，每天簇拥在眼前，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情景。这一万棵陪伴学生长大的秧苗，足以塑造一个人的灵魂，“幸福就是灵魂的和谐状态”，改善灵魂的过程就是实现快乐和幸福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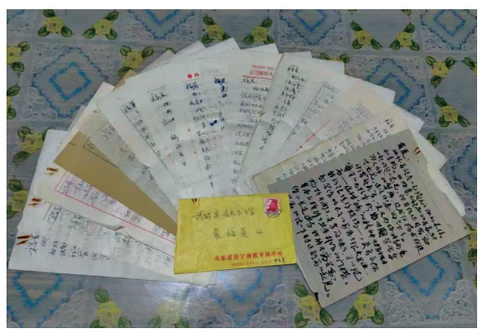
网上有一段话，据说是莫言的名言：“盼你变好的，是父母；怕你太好的，是亲戚；想你倒霉的，是同事；劝你大度的人，多数没安好心；教你赚钱的人，多数想赚你钱。”我不相信这真是莫言所说，也不认同这样的说法。除了父母，还有教师呢，他们可不计任何回报，然而最希望每个孩子都变得越来越好。

■苗青 摄影

来龙去脉

老师的16封来信

图文 袁福夏



我珍藏的张九韶老师的16封信，犹如一束束晨光，给我一派温煦，又似一场场春雨。2018年3月初，医生说我肠癌已过中期。手术前在家收拾以往的东西，突然发现了压在箱底的这16封来信。我把这一叠信件交给儿子说：“孩子，望好好保存，这可是咱家的传家宝啊！”

那是1961年7月，我考入济宁卫校中医班。学校在济宁地区人民医院北边，平房。张老师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任教我们的医古文，这是他教的第一个班级。

医古文不同于一般古文，一些古涩的字词难以理解，尤其是对于初中程度的我们。但张老师特认真，逐字逐词，不厌其详，直至我们都能听懂、理解为止。整整两个学期，我们有了阅读医学经的基础。

张老师1962年5月就在《山东文学》发表了处女作《苇》，这对我影响很大，激发了我这个医学生写作的热情，我要跟老师好好学。可惜，这年7月卫校整体搬至滕县，而张老师回到他的原籍微山的中学任教，这便开始了我们的书信来往。

1963年7月，我们去兖州县城关医院实习，针灸室的赵中华大夫对我们甚是关心。他辅导针灸，以自身作教材，让实习生在他身上练习扎针。这深深地触动了我，便以《实习日记》为题，写了他的事迹。因为没有投稿经验，就先寄给张老师请教。

老师回复的速度令我没想到，他说可投《健康报》，而且“投上的希望是很大的”。当然，老师就习作的整篇布局、结构安排、如何突出主题，作了指导，也提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而且是一节节地指正，一字一词地指点。他整整写了4页，写得急促却矫健，龙飞凤舞，笔力遒劲，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弦。

我按照老师的意见修改后，便发了出去，很快就见诸报端，轰动了全校，师生无不喝彩。

4年的专科学习，196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德州地区武城县甲马营乡卫生院。令我欣慰的是，竟未失缺与张老师的联系，也并未忘掉写作爱好，陆续习写了一些，都随时呈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张老师。他当然每篇审看，且认真地回复。

有的指出优点、毛病，有时讲写作理论，比如“只要题材新颖，构思巧妙，有现实意义，就可以了”“要尽量做到主题新、题材新、构思新”“人人笔下所无，人人心中所有”“要有从‘平凡’见‘不平凡’的功夫”。

特别是散文如何写，“散文贵散、散文忌散、形散而神不散”等，更是言简意赅，令我豁然开朗，犹如打开了一扇扇的天窗，让我看到了散文美妙而又奇异的世界。

老师指出了我的弊端与短板，令我顿醒。呈寄他的散文《冶炼》，则被严厉批评：“‘冶炼’不是文艺，而是机械的自画像，自然难入文艺的大堂。”还告诫“脑子要活，要善于联想”“你的症结很大可能就出在不敢虚构上”。

老师并不以师自居，而是平等交流，如同兄长似的促膝谈心。他更关心我，时常问情况，令我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是有一次，老师来信求助我买链霉素，说师母得了肺结核，而他那里也很缺，医院管得又严，老师又不会托关系走后门，因之他想到了我。我当然马上寄过去，他竟立即又寄了钱，一分也不少。

后来有好久没再写东西，也再没与张老师联系。但有一次县卫生局的领导来，他的秘书不经意间知道了我在《健康报》发表文章的事，乐了，全力举荐。又有县领导知道了我的表现，调我去了县卫生局，从事文字工作。而后，又调至县史志办、县委农工部。这些都是那一篇文章的功劳，也是老师的功劳，真可谓一文转乾坤啊。

后来一直紧握笔杆子，撰写发表了更多文章，也有很多获奖。而这些，都与张老师的关爱休戚相关，更得益于殷殷教诲。

2018年那场病，让我得以重温老师的这些来信。每每抚摸这一叠信件，感慨万千，难抑心潮澎湃。老师呕心沥血写的16封信，成了我家镇宅之宝。怕这些已搁置五六十年的信被损坏，我特意去复印店印了10份，除要保存并呈报给我的张老师外，还想送给亲朋好友分享。

这些来信，都是张老师挤时间写的。有一次说：“你的稿子是我回家路上看的，而写信是回家后的晚上写的”，看到此，我心为之一震，不禁感动得想落泪。

令我十分振奋与惊喜的是，几十年之后，竟恢复了与张老师的联系，而且知晓他很健康。原来，张老师在微山中学教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济宁，在济宁师专任教，不仅桃李满天下，成为教授、作家，而且担任了市政协副主席。我为我的老师深感骄傲与自豪。

剑胆琴心

无与伦比的快乐

黄玉林

■本期格言创意/周末特别策划人 成岳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社印刷厂